
自由神像餘輝長，二百餘年大國殤：美國的沉淪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消失了的道德勇氣

今天的美國已經是面目全非！我發夢也沒有想過，美國會有一天淪落到如此光景！

曾幾何時，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。舉例說，1948年史太林封鎖西柏林，要將整個柏林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，當時杜魯門總統義不容辭，以空投物資的方式拯救這座城市免於飢餓與絕望。柏林危機結束之後，西柏林人仍然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，害怕有一天世界會遺忘他們，讓他們被極權主義的鐵幕吞噬。1961年，柏林牆拔地而起，將西柏林變成了一座孤島，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拆散，無數人夢碎於這面冰冷的水泥障壁之前，孤立無助的陰影籠罩著這座城市。

1963年6月26日，美國總統甘迺迪站在西柏林的講台上，面對著成千上萬渴望自由的德國人民，他用堅定而響亮的聲音說出了歷史性的名句：「我是柏林人！」這短短的一句話卻是字字嘹亮，擲地有聲！這句話表達他自己認同柏林人。筆者曾經到柏林旅遊，當地人對我說，當時美國總統的勉勵，令西柏林人不再感到孤獨，他們知道，美國不會放棄他們，而是與他們並肩而立，共同抵禦暴政。甘迺迪的聲音穿越了冷戰的寒風，也穿越了歷史的迷霧，成為了自由民主永恆的見證。

在二十世紀最黑暗的冷戰歲月裡，美國總統列根以說話和行動點燃了希望。1981年12月，波蘭的共黨政府在蘇聯的壓力下實施軍法統治，鎮壓由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，列根總統挺身而出，在12月23日的聖誕演說中，他毫不含糊地譴責蘇聯的暴政，並向所有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傳遞堅定的支持。他宣布對波蘭和蘇聯實施經濟制裁，並呼籲全世界不要對這場不公義的鎮壓袖手旁觀。他說：「波蘭政府踐踏了對《聯合國憲章》和《赫爾辛基協議》的莊嚴承諾……今晚，全世界都洋溢著團結精神，任何武力都無法摧毀，它跨越國界，進入世界各地男女的心中……他們（波蘭人）的追求就是我們的追求，我們在這個聖誕

節向他們致以祈禱和希望。」這段演說的錄影可以在YouTube找到，以下是一名波蘭人的留言：「祝波蘭一切順利，如今波蘭已經自由了，這不僅要感謝我們偉大的精神，也要感謝美國總統列根。」

六年後，1987年6月12日，在柏林圍牆下列根再次發出了歷史性的呼聲，他站在布蘭登堡門前拋出了震撼人心的挑戰：「戈爾巴喬夫先生，打開這扇門！戈爾巴喬夫先生，拆毀這堵牆！」他的聲音響徹柏林，這是對所有受鐵幕囚禁者的承諾：壓迫終將瓦解，即使是凝固土建造的高牆，也無法阻擋對自由的渴望。

甘迺迪與列根的演說遙相呼應，於歷史的長廊中鏗鏘地迴盪。它們提醒世人，世界領袖的責任，不只是維護權力與短線利益，而是要對抗強權，對受壓迫者伸出援手。

然而，往事如煙，如今這一切都只能殘存在遙遠而模糊的記憶碎片中，現在的美國總統竟然厚顏無恥地和獨裁者、侵略者攜手合作，受到侵略的烏克蘭被誣蔑為發動戰爭者，民選總統澤連斯基被侮辱為獨裁者，而真正的獨裁者竟然受到禮遇！如果在二戰期間，羅斯福總統對國民政府說：「瀋陽事變、蘆溝橋事變是中方挑起的，中國要從日本手上收復失去的領土是沒有可能的，我將會與日本談判，達成和平協議，美國將會取消對日本所有制裁和封鎖。」我無法想像今天的世界局勢將會是什麼模樣。

特朗普是在下一盤大棋嗎？

現在有不少人嘗試為特朗普辯護，說他是下一盤大棋，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主席、前國務院官員費根葆（Evan Feigenbaum）認為，特朗普親俄的措施猶如反向進行尼克遜政策，1971年，尼克遜總統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，目的是聯中抗蘇。同樣道理，現在特朗普試圖拉攏俄國站在美國一邊，從而孤立中國。

這個類比有幾個問題：第一，尼克遜與中國建立關係並非一步到位，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試探與戰略評估。基辛格秘密訪華一年之後，尼克遜才到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會面，遲至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，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。而特朗普的外交風格則具有即興性與破壞性，缺乏長遠規劃，因此直接拿「尼克遜模式」來類比並不貼切。第二，尼克遜即使在推動與中國改善關係時，仍然維持對南越政府的支持，並未公開拋棄越南，亦沒有公開羞辱其他盟友。相反，特朗普對於北約、歐盟、烏克蘭、加拿大等傳統盟友經常公開批評和恐嚇。例如他暗示美國可能退出北約，說若果歐洲盟國不提高防務支出，俄羅斯便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。

撇開這個類比，放眼今天，沒有跡象顯示若果特朗普迎合普京的意願，中俄便會疏遠。普京的目標並非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，而是要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。因此，無論特

朗普的外交取向如何，俄羅斯都會繼續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。而且，特朗普的言行只會加速美歐及其他朋友關係的裂痕，這反而使得中國和俄羅斯有更大的空間發展雙邊關係。

完全不顧禮儀的流氓

另一個常見的辯護是：雖然特朗普口沒遮攔，但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。他們不明白特朗普是一名為了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擴張主義者，以揚言要兼併加拿大為例，他已經三番四次地提過，而且口吻十分認真。2月13日，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布對加拿大實施高關稅時，重提加拿大應該「嚴肅地」成為美國第51州，並表示加拿大需要美國的保護。2月20日波士頓舉行「四國冰球總決賽」，賽前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稱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為「杜魯多州長」，並表示期待美國隊擊敗「即將成為我們第51州的加拿大」，白宮發言人李威特也重複同樣的說話。

身為大國總統，應該懂得最基本的外交禮儀，無論想法是什麼，公然侮辱盟國元首的話是絕對不應該說出來的，這種流氓般的表現真是丟人現眼！去年十月特朗普曾經投訴台灣沒有交保護費，說黑社會也會向人收錢，這句說話可能反映出他的深層性格，他就是黑社會！

其實，莫說是大國總統，即使一般稍為有正常腦袋的人都不會說這種話，若果你對鄰居說：「我喜歡你的住所，我要將你的屋子拿下來，如果你不依從的話，我會用盡所有方法對付你，令你永無寧日！傻子！」那麼鄰居會尊重你嗎？

前所未有的擔憂

我經歷過美國很多次危機，但從來沒有太擔心。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，日本的經濟與科技如日中天，美國節節敗退，但當時我對前景並不感到悲觀，我有信心充滿創意的美國人終歸會超趕日本。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到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，雖然在短期內心理上受到衝擊，但我相信，即使蓋達組織和全世界其他恐怖主義組織聯合起來，亦不可能戰勝美國。2003年小布殊決定入侵伊拉克，激發起全球的反美浪潮，但我知道，當中東局勢穩定之後，美國仍然有機會與其他國家修補關係。2008年爆發了金融海嘯、房地產泡沫爆破，雖然那段日子筆者要勒緊褲頭，但我預計充滿韌力的美國經濟體系會恢復過來。然而，今日我的擔心卻遠超過從前任何一段危機的憂慮。過往的危機並沒有徹底地動搖到美國的核心價值，但現在卻不一樣，美國二百五十年來辛苦建立的精神基業，卻可能在未來四年來被連根拔起！

可悲的是，美國極右派和福音派教會仍然沉醉在「令美國再次偉大」的強國夢裏面，不知道有一天自己要受到歷史的無情審判。鑑湖女俠秋瑾曾經用以下幾句詩去描述國民對

時局的蒙昧無知：「漢家宮闕斜陽裡，五千餘年古國死。一睡沉沉數百年，大家不識做奴恥。」我參考了秋瑾的名句，為現在的美利堅寫下這首打油詩：「自由神像餘輝長，二百餘年大國殤。一夢貪歡在羅帳，不識反思學囂張！」

2025年2月24日

專欄：有情無國界

[更多資訊](#)